

中国原创戏剧要不要加中文字幕?

◆ 朱光

国家话剧院的话剧《苏堤春晓》前些日在沪上演,辛柏青时而古意盎然地吟诵诗词,时而插科打诨般说说白话文——台词量爆表的状态赢得观众赞赏的同时也引发网友的不满:能不能加字幕啊?

上海歌舞团自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后又一力作舞剧《李清照》上演时,每一幕开场前都有一段既

凸显剧情梗概又彰显主人公心绪的女词人代表作,但是大部分观众依然不满意:能不能再多选几首?能不能换另一首?近日在上剧场和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暗恋桃花源》则不仅有中文字幕还有英文字幕……

中国原创戏剧,到底要不要加中文字幕?

2009年,人称“大导”的北京人艺德高望重的林兆华导演的《窝头会馆》于北京首演,邀请上海媒体前往,为其日后的上海巡演造势。该剧汇集了何冰、宋丹丹、濮存昕、杨立新、徐帆等实力派话剧演员,全剧说的是北京土话,堪称“北京土话八级考试”,让上海记者看得半懂不懂。出于职业本能,上海记者问“大导”,可以理解方言能带来独有的喜悦和情绪,那么是否能给《窝头会馆》配上字幕呢?“大导”双手一背,回头撇嘴:“配什么字幕呢?!不都是中文吗?”当然,林兆华的个性历来如此直接。后来他到上戏导演系与新生交流时,被一年级学生提问:“如何做个好导演?”他也直白地回答:“这只能靠祖师爷赏饭吃。”

近年来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德国邵宾纳剧院以前只有德语字幕,随着与欧洲之外的国家的戏剧交流越来越多,前往该剧院学习的各国艺术家也越来越多。有一位自上戏毕业的导演系学生在邵宾纳学习时建议:是否可以给剧目加上英语字幕?一开始,德国戏剧人的反馈是:既然到了德国的剧院来看戏,那就应该懂德语。慢慢地,德国人开始接受加上英语字幕。

在上剧场看话剧则从来不会有这样的烦恼。这里无论上演的是中文话剧还是外国戏剧,永远是中英文双语字幕——因为导演赖声川本人的英语堪称母语级,也热衷以双语写剧本。

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原创音乐剧必须有中文字幕,因为大部分

先作词后作曲的音乐人,未必能做到“依字行腔”,亦即音阶的起伏顺应汉字四声的起伏。例如,“你会不会在等他”的最后音符必须上扬,如果改为下降,盲听就会误为“你会不会在灯塔”。可以负责任地说,大部分中国原创音乐剧必须看字幕才能了解剧情。音乐剧本身是舶来品,罗马字母不存在音调带来的误会。所以这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独有的难题,很少有剧目可以完全克服。

毫无疑问,加字幕这一手段,本质上是让观众易于理解剧情——但是,想一想,在没有电的时代,无论海内外的何种戏剧都是没字幕的,而戏剧依然自古希腊时代起就长存至今。国际顶级戏剧人如铃木忠志就是“反字幕派”,他不仅无所谓来自各国的演员以各自的语言同演一部《李尔王》——这部曾经在话剧中心上演的八国语言剧目有中文字幕,但是演员之间都未必能听懂对方的语言,不过依然知晓台词的内容,当然这与他们对这部莎剧的高度熟悉有关;他甚至还反“电”反“网络”,所有参加他的表演训练营的演员,都要断电、断网,在深山耕种,生火、赤足……

在戏剧圈内,字幕乃至字,只是组成戏剧的元素之一,甚至未必是“要素”。戏剧分为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乃至杂技剧等,纯粹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只有话剧中可以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台词是必需的,字幕是未必的;其他剧目,尤其是本国观众在欣赏本国舞剧、音乐剧、杂技剧时,根本不应该出现文字。因为,舞剧的基本构成是或静

止或悦动的线条,形成的“抒情”或“叙事”;歌剧、音乐剧的基本构成是主题性音乐的回旋、变奏推进角色的情绪或故事的情节……亦即,在欣赏舞剧的时候,要去看的是“线条”;在欣赏歌剧、音乐剧的时候,要去听的是“音乐动机”——演员的容貌与肢体,只是“线条”与“动机”的载体。所以,艺术家的创作目标与观众的欣赏方向,可能是“反”的。

中国每月进剧场的观众,肯定远远低于进影院的人数,更远远低于在家看视频的人。常看视频,就会被“规训”为看短视频也需要字幕。常看电影,也会被“设定”为看艺术作品也需要字幕。这本质上也是文化与娱乐的区别。剧场艺术,相对而言是需要基金扶持的文化,艺术家更在乎对于艺术规律的遵循、上层建筑的“守护”,艺术创作本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故而,剧场艺术,可能需要从零开始的观众“够一够”。当然,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是否“够得上”,乃至“旗鼓相当”,均是一个动态过程。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打字幕的原创戏剧就是致力于追求你的男生;无字幕的原创戏剧,就是相对高冷,可能需要你主动追求的男生,罢了。当然,两种男生也是两路人。如果高冷男生一言不发还是魅力非凡,那就认命吧!



你有多少时间?

意大利电影周观影有感

◆ 南妮

女儿不读书做了洗衣工,妈妈马不停蹄地一天做数份零工,这才将六口之家的生活维持下去。倒尿喂食、照顾瘫在床上的公公的活儿也是迪莉娅的。

伊万诺下班回家,身上会倒出半身的沙土。导演含蓄地指明了该男人的工

种,辛辣讽刺了他作为“一家之主”卑微的地位与无法养家的现实。这样的男人往往是自卑与自傲混合的双头妖怪。他在家唯一的优势是他的拳头。他在拳打妻子的动作与气势上找到存在感。很多人称赞《还有明天》后半部埋伏的悬念:迪莉娅几经风险拿到的纸条,并不是她的青梅竹马留给她的,她将离家出走与之结伴去北方的地址,而是妇女与男性首次平等拥有选举权的选票。个人遭遇与划

时代性历史事件,《还有明天》如它的片名一样,对于意大利女性,给出的是方向性指示。但是谁都明白,制度性变化与个人命运之间,是很难画上等号的。除了已经成年的大女儿,对于还有着8岁、11岁两个儿子的母亲迪莉娅,她何时离家是合适的?一张选票,能保证她丈夫的家暴就此收手?银幕上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个体的命运才是最揪心的。犹如电影《出走的决心》,一个李红的出走,其感染力超越了纸面上奋争女性的统计数据。

苏敏,李红的原型,在视频上看到她,驾车飞扬的神态里刻着岁月无情的沧桑。她最好的年华过去了。她最美的容颜不知给谁看过。

电视剧《六姊妹》里,老五刘小玲最率性也最舒畅。离婚,离婚,再婚。看着她第三次结婚,她与新丈夫貌似般配,琴瑟和谐,“好好过日子”的信心满满,你觉得也许她是不称职的母亲,但她珍惜了属于她的时间。六姊妹里,唯有她不随父亲的姓,姓了母亲的姓。这可能也是编导的寓意。为自己而活的面孔必定是漂亮的。六姊妹中,的确刘小玲最漂亮。

意大利电影周在上海举行,看的第一部是索菲娅·罗兰和她的银幕老搭档马尔切洛·马斯特洛亚尼主演的《意大利式结婚》。美丽的费洛梅拉从16岁邂逅花花公子多米尼克,用了22年的时间才等到与他成婚。这期间,她在做妓女与做女工之间切换,生了三个儿子。多米尼克在城市之间飘荡游走,在费洛梅拉与无数貌美女之间切换。费洛梅拉装病诈死,在神父面前骗得多米尼克的婚约签名,但多米尼克知情后又痛斥反悔。费洛梅拉赌上了最后一把:儿子。三个儿子中有你的一个!

轻喜剧的风格,往往只是悲剧的娱乐化包装。“意大利喜剧总是以幽默的外壳承载着苦涩沉重的内核与戏剧性的冲突。”《还有明天》的意大利女导演宝拉·柯特莱西说。费洛梅拉有多么袅娜动人,多米尼克就有多么顽固冷酷。

这是1964年拍摄的电影。《意大利式结婚》充满了女性的辛酸、男性的霸道。美丽与专情只是被男性荷尔蒙榨干,却敌不过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这些巨虎。年过半百,横飞来一个子嗣——被结婚而生育定的老新娘只是成功在作为肯定者的成功。

时间到了当下,《还有明天》拍摄于2023年,宝拉·柯特莱西自编自导并主演。电影的时间背景是1946年战后的意大利。比起女主角的虐待狂丈夫,多米尼克简直称得上天使了。情虐是精神的;身虐,是精神肉体两方面的。《还有明天》也想走轻喜剧路子。它的故事与表现手法是写意的。丈夫的形象造型活脱脱一个希特勒,充满了专横野蛮的恐怖。有人大赞,丈夫殴打妻子用上了双人舞的姿势与音乐节拍。在残酷黑暗之中如果有轻盈与习俗,那是导演避免了血淋淋场面给予观众的窒息感。也可以看作:柔弱的妻子迪莉娅已经视这样的殴打为正常的日常生活。

影片最深刻的是威严十足的一家之主“爸爸”,并不能养家,大



文武不挡王小欢

◆ 郭晨子

了一些争议。剧中的两位女主角分别取材自中国早期女物理学家顾静徽和吴健雄,前者是中国的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在光谱学领域成就斐然,后者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但见台上的瞿健雄飒爽英姿,讲话做事钉是钉,铆是铆,毫无半分通融余地,的确十足女科学家的风范;顾静徽就不同了,她

闲暇时听听唱片、喝红酒、吹口哨,喜欢糯米甜汤,几乎贯穿了全剧的不是她的光谱学实验而是数次挫败的相亲,真应了某小说中的一句话:女人的出路是做“女结婚员”。因此,顾静徽一角对演员表演的挑战更大,舞台上呈现的是物理学研究之外的、生活中的物理学家。她为在适婚年龄找不到合适的交往对象而苦恼,为她所就职的中央物理研究所经费不足而不得不精打细算实验仪器的费用,她悉心教学得到了表彰,奖品却是一条她一辈子都用不上的领带——谁让她是唯一的女性导师呢?连办公室椅子的高度都不适合她的身高。她的研究领域或许是广阔的,但她具体的生存环境是逼仄的。何以应对?这样的一位女科学家,面对她要指导的后起之

秀、咄咄逼人的瞿健雄时无限包容,她还要找到一份自洽,比如独处时吹吹口哨。王小欢饰演的顾静徽,不仅有花旦的娇俏,不时还带有女丑的自嘲。

《春逝》中的顾静徽要用到不少道具,如手帕、酒杯、照片、留声机、领带等,诸般琐碎和随之而来的舞台调度要组织在有机行动中,非但不能流之于琐碎,还要妥帖、自然、生动。王小欢一气呵成地完成出自她对于人物的理解,在她看来,瞿健雄就像是曾经的顾静徽,瞿健雄所面临的困境,顾静徽也都曾经历,正因为此,才有了嗜好甜品和音乐的、人生态度通透旷达的顾静徽。她是“过来人”,这是王小欢创造顾静徽的出发点。

剧中的瞿健雄和顾静徽一静一动,并没有雀跃的具体姿态,但王小欢饰演的顾静徽以其在舞台上的积极行动而有一种对生命的热情、一种雀跃感。《春逝》巡演之际,王小欢已经投入了《翻山海》的排练。剧中,她饰演的周若不但要会打篮球,还会武术。这一次,她又变身刀马旦了。

青衣、花旦、武旦甚至女丑,王小欢皆能胜任。“文武不挡”是褒奖戏曲演员戏路子宽、表演能力强的,何尝不能用来称赞话剧演员王小欢?

这是哪里找来的演员啊,从稚气未脱的法庭译员演到独立开业的大律师,从怦然心动的邂逅演到初为人母的喜悦,从向弱女子伸出援手的太太演到决然离开丈夫的妻子,再演到对身陷囹圄的前夫发起救助的义士……她的声音极有塑造能力,大段的台词情感充沛掷地有声。两小时四十分钟的一台戏,尤胜男角充分发挥了她的表演能量,好一个话剧舞台上的大青衣!看罢《庭前》,牢牢地记住了王小欢的名字。

如今看到《春逝》,眼前的还是王小欢吗?旗袍是花的,头发是烫了卷,定了形的,讲话是带着“的呀”的南方口音的,步子细细碎碎的,态度是温柔甚至带着点讨好的。小且俏,这回的王小欢像是个花旦,改了行当。

“九人剧社”的《春逝》一剧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和热泪,也遭到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